

# 古史辨第四冊上編

——諸子叢考——

## 一八五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

胡適

（六，十，十五，太平洋第一卷第七號，又中國哲學史大綱附錄，又胡適文存一集二卷）

今之治諸子學者，自章太炎先生以下，皆主九流出於王官之說。此說關於諸子學說之根據，不可以不辨也。

此說始見漢書藝文志，蓋本於劉歆七略，其說曰：

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。

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。

陰陽家者流，蓋出於羲和之官。

法家者流，蓋出於理官。

名家者流，蓋出於禮官。

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。

縱橫家者流，蓋出於行人之官。

雜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……

農家者流，蓋出於農稷之官……

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……（本十家，原文有『其可觀者九家而已』之語，故但言九流。）

此所說諸家所自出，皆屬漢儒附會揣測之辭，其言全無憑據；而後之學者乃奉爲師法，以爲九流果皆出於王官。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聰明也。夫言諸家之學說，間有近於王官之所守，如陰陽家之近於占候之官，此猶可說也。即謂古者學在官府，非吏無所得師，亦猶可說也。至謂王官爲諸子所自出，甚至以墨家爲出於清廟之守，以法家爲出於理官，則不獨言之無所依據，亦大悖於學術思想興衰之迹矣。今試論此說之謬，分四端言之：

第一，劉歆以前之論周末諸子學派者，皆無此說也。

甲，莊子天下篇。

乙，荀子非十二子篇。

丙，司馬談論六家要指。

丁，淮南子要略。

古之論諸子學說者，莫備於此四書，而此四書皆無出於王官之說。專論諸家學說所自出，以爲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，應時而興。

淮南要略（自「文王之時，紂爲天子」以下）故有殷周之爭，而太公之陰謀生，有周公

之遺風，而儒者之學興；有儒學之敝，禮文之煩擾，而後墨者之教起；有齊國之地勢，桓公之霸業，而後管子之書作；有戰國之兵禍，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；有韓國之法令『新故相反，前後相繆』，而後申子刑名之書生；有秦孝公之圖治，而後商鞅之法興焉。此所論列，雖間有考之未精，然其大旨以爲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，其說最近理。即此一說，已足摧破九流出於王官之陋說矣。

第二，九流無出於王官之理也。周官司徒掌邦教，儒家以六經設教，而論者遂謂儒家爲出於司徒之官。不知儒家之六籍，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夢見。此所施教，固非彼所謂教也。此其說已不能成立。其最謬者，莫如以墨家爲出於清廟之守。夫以『墨』名家，其爲創說更何待言？墨者之學，儀態萬方，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？七略之言曰：

茅屋采椽，是以貴儉；養三老五更，是以兼愛；選士大射，是以上賢；宗祀嚴父，是以右鬼；順四時而行，是以非命；以孝視天下，是以上同。

此其所言，無一語不謬。墨家貴儉，與茅屋采椽何關？茹毛飲血，穴居野處，不更儉耶？又何不謂墨家爲出於洪荒之世乎？養三老五更，尤不足以盡兼愛。墨家兼愛，本之其所謂『天志』，其意欲兼而愛人，兼而利人，與陋儒之養老異矣。選士大射，豈屬清廟之守，其說已爲離本；至謂『宗祀嚴父，是以右鬼，以孝視天下，是以上同』，則更荒謬矣！墨家愛無差等，何得宗祀嚴父？其上同之說，謂一同天下之義，與儒家之以孝治天下，全無關係也。墨家非命之說，要在使人知禍福由於自召，豐歉有待耕耘，正攻儒家『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』

『之說，若『順四時而行，』適成有命之說，更何『非命』之可言？

凡此諸端，皆足徵墨家之不出於王官。舉此一家，可例其他。

如云縱橫之術出於行人之官，不知行人自是行人，縱橫自是縱橫。一是官守，一爲政術，二者豈相爲淵源耶？

周禮嘗有掌皮之官矣，豈可謂今日制革之術爲出於此耶？

第三，藝文志所分九流，乃漢儒陋說，未得諸家派別之實也。

古無九流之目，藝文志強爲之分別，其說多

支離無據。如晏子豈可在儒家，管子豈可在道家？

管子既在道家，韓非又安可屬法家？

至於伊尹、太公、孔

甲、盤、孟、種、種、偽書，皆一律收錄，其爲昏謬，更不待言。

其最謬者，莫如論名家。

古無名家之名也；凡一家之學，

無不有其爲學之方術，此方術即是其『邏輯』。

是以老子有無名之說，孔子有正名之論，墨子有三表之

法，別墨有墨辯之書（即今墨子書中之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）。

荀子有正名之篇，公孫龍有名實之論，尹文子

有刑名之論，莊周有齊物之篇，皆其『名學』也。

古無『名學』之家，故『名家』不成爲一家之言。

（此說善於所著先秦名學史中詳論之，非數言所能盡也。）

惠施、公孫龍，皆墨者也，觀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

說七事，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，及今所傳『公孫龍子』

書中堅白、通變、名實諸篇，無一不嘗見於墨經。

（晉人如服虔、魯勝之徒，頗知此理。

至於惠施、王雱受萬物，公孫龍主僂僂，尤易見。）

皆其證也。其後學術散失，漢儒

固陋，但知掇拾諸家之倫理政治學說，而不明諸家爲學之方術，於是凡『苛察繳繞』（司馬談語）之言，概謂

之『名家』。

名家之目立，而先秦學術之方法淪亡矣。

劉歆班固承其謬說，列名家爲九流之一，而不知其

非也。先秦顯學，本只有儒墨道三家，後世所稱法家如韓非『管子』，（管仲本無書。今所傳管子，乃偽書耳。）皆自屬道家。任法，任術，任勢以爲治，皆『道』也。其他如呂覽之類，皆雜糅不成一家之言。知漢人所立『九流』之名之無徵，則其九流出於王官之說不攻而自破矣。

第四，章太炎先生之說，亦不能成立。近人說諸子出於王官者，惟太炎先生爲最詳。（其說見『諸子學略說』，此篇今不列於『章氏叢書』。）然其言亦頗破碎不完。如引藝文志之說而以爲『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』，此如惠施所云以彈說彈（見說苑），不成論證也。其稱老聃爲柱下史，爲徵藏史，以爲道家固出於史官。

然則孔丘嘗爲乘田矣，嘗爲委吏矣，豈可遂謂孔氏之學固出於此耶？又云，『墨家先有史佚，爲成王師，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』。『史佚之書，今無所考，其名但見藝文志，其書之在墨家，亦猶晏子之在儒家與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。若以墨翟之學於史角，爲諸子出於王官之證，則孔子所師事者尤衆矣。況史佚與史角既非清廟之官，則藝文志墨家出於清廟之說亦不能成立。又云，『其他雖無徵驗，而大抵出於王官』。然則太炎先生亦知其爲無徵驗矣。

太炎先生又曰：『古之學者多出王官，世卿用事之時，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，無所謂學問也；其欲學者，不得不給事官府，爲之胥徒，或乃供灑掃爲僕役焉。故曲禮云，『宦學事師』。學字本或作御。所謂宦者，謂爲其官寺也。（適按此說似未必然。鄭注云，宦，仕也。正義引左傳宣二年服虔注云，宦，學也，謂學仕官之事。其說似近是。）所謂御者，謂爲其僕御也。（適按原作學本可通。正義謂學習六藝是也。即作御，亦是六藝之一。古者車

戰之世，射御並重，孔子亦有吾執御矣之言，未必是僕役之職也。）

……說文云，「仕，學也。」

仕何以得訓爲學，

所謂官於大夫，猶今之學習行走耳；是故非仕無學，非學無仕」（諸子學略說）。又曰：「不仕則無所受書」

（訂孔上）。

適按此言古代書冊司於官府，故教育之權柄於王官，非仕無所受書，非吏無所得師。此或實有

其事亦未可知；然此另是一問題。古者學在王官是一事，諸子之學是否出於王官又是一事。吾意以爲即

令此說而信，亦不足證諸子出於王官。蓋古代之王官定無學術可言，周禮爲書本不足據；（無論如何，周禮

決非周公時之制度。）即以周禮所言「十有二教」及「鄉三物」觀之，皆不足以言學術。徒以古代爲學皆

以求仕，故智能之士或多萃於官府。此如歐洲中世教會柄世政，才秀之士多爲祭司神甫，而書籍亦多聚於

寺院。以故，其時求學者，皆以祭司爲師。故謂教會爲握歐洲中古教育之柄可也；然豈可遂謂近世之學術

皆出於教會耶？吾意我國古代，或亦如此。當周室盛時，教育之權或盡操於王官。然其所謂教，必不外乎

祀典卜筮之文，禮樂射御之末，其所謂「師儒」，亦如近世「訓導」「教授」之類耳；其視諸子之學術，正如天

地之懸絕。諸子之學不但決不能出於王官；果使能與王官並世，亦定不爲所容而必爲所焚燒坑殺耳。此

如歐洲教會嘗操中古教育之權，及文藝復興之後，私家學術隆起，而教會以其不利於己，乃出其全力以抑阻

之。哲人如卜魯諾（Bruno）乃遭焚殺之慘。其時科學哲學之書多遭禁燬，笛卡兒至自毀其已著未刊

之「天地論」。使教會當時竟得行其志，則歐洲今世之學術文化尙有興起之望耶？是故教會之失敗，歐

洲學術之大幸也；王官之廢絕，保氏之失守，先秦學術之大幸也。而世之學者，乃更拘守劉歆之謬說，謂諸子

之學皆出於王官，亦大昧於學術隆替之迹已。

太炎先生國故論衡之論諸子學，其精闢遠過其諸子學略說矣；然終不廢九流出於王官之說。（其

說又散見他書，如『孝經用夏法說』，『訂孔上』諸篇。）

其言曰：『是故九流皆出王官，及其發舒，王官所不能與官

人守要，而九流究宣其義，是以滋長』（原學）。此亦無徵驗之言。其言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』，大足貽誤後學。夫義之未宣，便何要之能守？學術之興，由簡而繁，由易而顯；其簡其易，皆屬草創不完之際，非謂其

要義已盡具於是也。吾意以爲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韓非，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；故其學皆應時而

生，與王官無涉。諸家既羣起，乃交相爲影響，雖明相攻擊，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擊者之薰化。是故孔子攻

『報怨以德』之言，而其言無爲之治，則老聃之影響也。墨子非儒，而其言曰『義者，正也，必從上之正下，無

從下之正上』，則同於『政者正也』之說矣。又言必稱堯舜古聖王，則亦儒家之流毒也。孟子非墨家功

利之說，而其言政無一非功利之事。又非兼愛，而盛稱禹稷之行，與不忍人之政，則亦莊生所謂『名實未虧

而喜怒爲用』者耳。荀子非墨，而其論正名，實大受墨者之影響。諸如此類，不可悉數。其間交互影響之

迹，宛然可尋，而皆與王官無涉也。故諸子之學，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。其一家之興，無非應時而

起；及時變事異，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，於是後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。新者已興而舊者未踣，其

是非攻難之力，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。儒家之有孟荀，墨家之有『別墨』（別墨之名，始見莊子下篇。）其

造詣遠過孔墨之舊矣。有時一家之言蔽於一曲，坐使妙理晦塞，而其間接之影響，乃更成新學之新基。如

莊周之言天地萬物進化之理，本爲絕世妙論，惜其『蔽於天而不知人』（荀卿之語），遂淪爲任天安命達觀之說。（此說流毒中國最深。莊子書中如『大宗師』諸篇，皆極有弊。）然荀卿韓非受其進化論，而救之以人治勝天之說，遂變出世主義而爲救時主義，變乘化待盡之說而爲戡天之論，變『法先王』之儒家而爲『法後王』之儒家法家。學術之發生興替，其道固非一端也。明於先秦諸子興廢沿革之迹，乃可以尋知諸家學說意旨所在，知其命意所指，然後可與論其得失之理也。若謂九流皆出於王官，則成周小吏之聖知，定遠過於孔丘墨翟，此與稽素王作春秋爲漢朝立法者，其信古之陋何以異耶？

民國六年四月草於赫貞江上寓樓

## 一八六 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

羅根澤

（二十，四，管子探源附錄一，今略有改動）

章實齋曰：『古人不著書，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，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』（文史通義易教上）。余讀之而疑焉。惜所謂『古人』斷自何代，章氏闕焉未及；且於古人無離事言理著作之說，亦未能詳盡而足以折服泥古之口。故直至於今，託名黃帝以至春秋時人離事言理之書，尙有信以爲眞者。此於中國古代史實，古代學術思想，關係綦重，不可以不辯。余不敏，遍考周秦古書，參以後人議論，知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於戰國，前此無有也。非憑臆揣，確有證佐。

一 戰國著錄書無戰國前私家著作

吾國傳世著錄書，最古有莊子天下篇，次尸子廣澤篇，次荀子非十二子篇，天論篇，解蔽篇，次韓非子顯學篇，次呂氏春秋不二篇。（此諸篇雖不著後世之著錄書，然先秦諸書，多著於此，則亦著錄書之雛形矣。）天下篇所舉

者凡九家：墨翟，禽滑釐，（相里勤，五侯，苦褒，已前，鄧陵子，附及非特舉。）宋鉏，尹文，彭蒙，田駢，慎到，

（彭蒙之師亦附及，且名亦不載，茲更不列舉。）關尹，老聃，莊周，惠施（桓國公孫龍附及非特舉），除關尹老聃外，皆

戰國時人，盡人無異辭。舊傳關尹為老聃弟子，而老聃則孔子嘗問禮者。原問禮之說，雖載之史記孔子世家，老莊申韓列傳，及禮記曾子問。然史記本之禮記，禮記為漢諸儒之所纂集，曾子問時代不可考，要之非曾

子作（注二）。考孔子師老聃之說，始見莊子。內篇德充符曰：「无趾語老聃曰：『孔丘之於至人，其未耶？

彼何賓賓以學子為？』」至外篇天地篇更曰：「夫子問於老聃曰：『有人治道若相放，可不可，然不然……

』」老聃曰：「丘，予告若……」云云。天道篇曰：「孔子西藏書於周室……往見老聃。」其他載孔子

問老聃遭老聃之譏誚教訓者，尙屢見不一見。莊子寓言十九，書中所言王詒，无趾（德充符），長梧，瞿鶻（齊

物前）之流，竟其人而無從質實，即子綦，子游之論（齊物論），孔子，顏回之言（人間世等篇），亦皆子虛烏有，憑空結

造，固當據研哲理，不能據論史實。至外雜篇又非莊子作，更難信據。蓋道家推崇本宗，排舐儒家，造孔子師

老聃之說，以謂儒家之祖，出於道家，亦如後世佛教盛行，造老子化胡經，謂釋迦為老子之弟子者然。（此尙就

作地編錄諸家言，若莊子則直言曰：「其實非所計也。」

韓愈原道曰：「老者曰：『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』」

：爲孔子者，習聞其說，樂其誕而自小也，亦曰：「吾師亦嘗師之云爾。」不惟舉之於其口，而又筆之於其書。

「正謂此也。」史記老子傳曰：「蓋老子百六十歲，或言二百餘歲。」又曰：「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，

南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。……或曰即老子，或曰非也。」懽悅迷離，似神非人。其原因緣史公誤信孔

子問老聃之說，而又確知孔子卒後百二十九年太史儋見秦獻公，故有老子壽二百餘歲之妄，老聃史儋是否

一人之疑。其實老聃即史儋。何以言之？一，聃儋音同字通，呂氏春秋作老聃（見後），亦即此人。古聲音

同則可段借，故荀卿一作孫卿，荆卿一作慶卿，厥例繁矣。二，周柱下史，儋亦爲周之史官。三，老子出函

谷關，史儋入秦，亦必出函谷關。四，史記：「老子之子名宗，……宗子注，注子宮，宮玄孫假，假仕於漢孝文帝。」

而壽孔子世家，孔子十世孫襄，爲孝惠博士，何老子先於孔子，反八世已至孝文？若謂即史儋，史儋後孔子百

二十餘年，則俱妥適無疑。近人張煦先生謂玄孫乃玄遠之孫，非必爲孫之孫（見漢報副刊十一年三月份張氏所作

陳任公提駁老子時代問題「案判決書」）。然考史記孟嘗君列傳：「文承問其父嬰曰：『子之子爲何？』」曰：「爲孫。

」「孫之孫爲何？」曰：「爲玄孫。」則玄孫爲孫之孫之專稱，戰國已經成立。且見於史公之書，史

公安能不知，而用爲泛指玄遠之孫？然則老聃亦戰國時人（注二）關尹更不必論矣。

或曰：「莊子條舉諸家皆曰：『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某聞其風而悅之。』」則所舉雖皆戰國時人，而

明古已有也。」曰：「古已有各種道術之胚胎雛形，斯必然也；謂古已有分流別派之道術著作，則不然。」

「然則各種雜形之道術，載之何書？」曰：「莊子固已明言之矣。其言曰：『古之所謂道術者，果惡乎在？無乎不在。……古之人其備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明於本數，係於末度，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史，尚多有之。其在於詩書禮樂者，鄒魯之士，搢紳先生多能明之。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，時或稱而道之。』此明言古之道術爲全體的，無乎不在；而見於記載者，則有世傳之史及詩書六藝，而百家之學亦時或稱而道之。稱而道之，非創作而爲徵引，正指『天下大亂，賢聖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』之「不該不偏，一曲之士」之「百家衆技」。而莊子所列九家，亦括在內矣。故不能據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」一言，謂戰國以前，已有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也。」

廣澤篇所列者凡六家：曰墨子，曰孔子，曰皇子，曰田子，曰列子，曰料子。皇子，料子無考，餘惟孔子爲春秋末年人。但孔子於易書詩禮樂，充其量不其過整齊撰集而已；其春秋亦因魯史舊文，稍事整理，自謂「述而不作」，（論語述而篇）蓋實言也。況此皆章實齋所謂「政典」，非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。論語一書，可謂爲私家著作，但成於再傳弟子之手，已至戰國時矣。

非十二子篇所列者凡十二家：曰它鴞，魏牟，曰陳仲，史鮑，曰墨翟，宋鈃，曰慎到，田駢，曰惠施，鄒析，曰子思，孟軻。天論篇所列者凡四家：曰慎子，曰老子，曰墨子，曰宋子。解蔽篇所列者凡六家：曰墨子，曰宋子，曰慎子，曰申子，曰惠子，曰莊子。它鴞無考。餘惟史鮑，鄒析爲春秋末年人。史鮑，閻氏四書釋地又續，高氏姓名考，并

謂爲史闢之子，確否第弗深考；要之既姓史氏，必以官爲氏，其家世爲史官。他書從未言史闢之書，漢志詳列羣籍，亦無及焉。然荀子論十二子，皆曰「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」，則其人固有論述，而非顯顯即其行實評罵者。蓋史闢爲衛之史官，秉筆書事，時附褒貶式之言論（注三）。不然，若有離事言理之著作，不容於他書不一見也。鄧析子今傳世者爲偽書（詳拙撰鄧析子之真偽及年代）。左傳定公九年：「鄧駟獻殺鄧析而用其竹刑。」

杜注：「鄧析，鄭大夫，欲改鄭所鑄舊制，不受君命，而私造刑法，書之竹簡，故言竹刑。」受之君命與否，於古無徵。杜氏之說，純屬懸測，但亦不必深究，要之鄧析既爲大夫，造竹刑必期用於行政，所謂政典，非私家離事言理之著作。刑書設置甚早，尙書有呂刑篇。左傳昭公六年：「鄭人鑄刑書。」二十九年：「晉鑄刑鼎，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。」此皆行政典章，不得與後世法家言法理法意及法作用與功效之私家著作成一家言者，同日而語也。荀子論十二子，兩兩駢叙，故時舉此家說而以他家之類似者，附及並論。「大儉約而優等差，曾不足以容辨異，縣君臣」此真墨子之說，宋鉞不盡如此。而荀子總括之曰：「此墨翟、宋鉞也。」宋鉞之書雖亡，然即孟子告子篇，荀子正論篇，莊子逍遙遊篇，天下篇，韓非子顯學篇所稱論者言之，其學爲「禁攻寢兵」，「情欲寡淺」，「見侮不辱」，與墨子小同而不盡同（詳拙撰宋子及其學說）。故荀子於他篇則分論墨宋曰：「墨子有見於齊，無見於畸；宋子有見於少，無見於多」（天論篇）。又曰：「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，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」（解蔽篇）。而此篇惟以相提並論之，故故不能分而強之使合。其論惠施鄧析亦如此。其言曰：「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，玩奇辭，甚察而不惠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爲治綱紀，然而

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，是惠施鄧析也。」於不苟篇又曰：「山淵平，天地比，齊秦襲，入乎耳，

出乎口，鉤有須，卵有毛，是說之難持者也，而惠施鄧析能之。」於儒效篇又曰：「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，以相

薦擇，以相耻忤，君子不若惠施鄧析。」非十二子，儒效兩篇皆泛斥詭辯之言，尙難實證。不苟篇所言，據莊

子天下篇皆惠施之說。若惠施前之鄧析已有此言，莊子不容特表出之，而附之惠施。蓋鄧析之竹刑，對舊

制有所駁斥，而其人又有善辯之名，故荀子舉以與名家之惠施同論，非鄧析已著有名學書也。

顯學篇所列，先分兩大派：曰儒，曰墨。復於儒分爲八家：曰子張氏之儒，子思氏之儒，顏氏之儒，孟氏之儒，

漆彫氏之儒，仲良氏之儒，孫氏之儒，樂正氏之儒。於墨復分爲三家：曰相里氏之墨，相夫氏之墨，鄧陵氏之墨。

除兩大派外，附及者有宋榮子，即宋鉞。（篇中尙及漆雕子羽，宰予，孟卯，扁鵲，子服，似皆事的徵引，而非論其學濟，故不列舉。）

除孔子，皆戰國時人，而孔子之無私家著作，前已論之矣。

不二篇所列者凡十家：曰老耽，（老聃），曰孔子，曰墨翟，曰關尹，曰子列子，曰陳駢，（即田駢），曰陽生，（蓋師發

朱），曰孫臏，曰王廖，曰兒寬。亦惟卒後其言論始由再傳弟子纂集之，孔子爲春秋時人，而老耽關尹則世人

誤以戰國人爲春秋人。他舉生戰國，無庸言也。

五子皆戰國顯學，於其已住學術，不爲不悉，戰國以前，若有私家著作，烏能不列？即流傳至今者論之，若

六韜，若握奇經，若陰符經，若鬻子，若管子，若孫子，皆卓然大家，果非後世依託，五子不得闕焉不述。至若漢志

所載神農，黃帝，伊尹，太公，以至風后，力牧之徒，其著作自數種以至數十種，而五子無一著錄，則其成書在五子

之後無疑也。

（注一）孔穎達禮記序：「禮記之書，自漢以後，各有傳授。」姚際恒古今僞書考謂禮記決非戴德本書。陳任公

先生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言：「禮記曾子十篇，文字淺薄，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，反似漢初諸篇。」確否未暇深考；但

曾子問篇曾子孔子問得子，必曾了以後人所作無疑。

（註二）老子一書，經梁任公先生（梁任公學術演講錄第一輯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，又古書真偽及其年代），

顧頡剛先生（古史辨頁五六），葉森林先生（晨報副刊第七十四期老子道德經出於儒後考），日人齋藤拙堂先生（老子辨  
之研究，畧可斷定爲戰國時書，非春秋時書。至於以聲音假借之義斷定史儋老聃爲一人，則始於畢沅道德經考異（見

昌平叢書及經訓堂叢書）。惟嚴煦先生在晨報副刊（民國十一年三月份）發表梁任公提訟老子時代問題一案判決書一文，極力辯護老子及老子書確在春秋時；但其證佐脆薄，不能成立，此當爲專文論之。

（註三）古史書法蓋皆有「寓褒貶，別善惡」之義，不獨孔子之春秋爲然，說見燕京學報第二期馮友題先生孔子在中國史中之地位。

## 二 漢志所載戰國前私家著作皆屬僞託

漢志所載，六藝略易書詩禮樂春秋皆政典，非吾所謂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；小學類詁文字，亦非吾所謂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；論語孝經雖可謂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，但論語成於孔子再傳弟子之手，已至戰國

孝經亦決非曾子作（註四），不得認為春秋時書。詩賦略所載，其私家著作，最古者為孫卿賦，孫卿固戰國人，其餘如河南周歌詩，河南周歌聲曲折，周謠歌詩，周謠歌詩聲曲折，周歌詩之類，固不得認為私家著作者也。數術、方技、醫卜星象諸官之書。二略所載戰國前書，皆出偽託，即非偽託，亦不得認為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。故今於其賸偽踳駁，置弗深考。惟諸子兵書二略，須略為辯說耳。

諸子略儒家類，班氏自言五十三家，而所載祇五十二家：曰子思，曰曾子，曰漆雕子，曰宓子，曰景子，曰世子，曰魏文侯，曰李克，曰公孫尼子，曰孟子，曰孫卿子，曰華子（一本作平子），曰寧越，曰公孫固，曰董子，曰魯仲連子，曰平原君，曰虞氏春秋，此十八家或明為戰國時，或班氏注明戰國時人。曰羊子，班氏自注：『故秦博士。』曰高祖傳，曰陸賈，曰劉敬，曰孝文傳，曰賈山，曰太常蓼侯孔臧，曰賈誼，曰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，曰董仲舒，曰兒寬，曰公孫宏，曰終軍，曰吾丘壽王，曰虞丘說，曰莊助，曰臣彭，曰鉤盾，兄從李步昌，曰桓寬，鹽鐵論，曰劉向所序，曰楊雄所序，此二十家，皆漢時人。唯曾子，漆雕子，宓子，為孔子弟子，生在春秋，歿於戰國。古人著書，概在學成之後，則三書即真三子作，亦當在晚年。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未言三子有書，則其真偽又頗成問題。曰河間周制，班氏自注：『似河間獻王所述也。』則非周時書而為漢時書。曰王孫子（二曰巧心），王氏考證言：『太平御覽引「趙簡子獵於重陽，撫轡而嘆，楚莊王攻宋，將軍子重諫。」藝文類聚引「衛靈公坐重華之臺。」』考史記六國年表，周元王元年（西前四七五年），為趙簡子四十二年，已入戰國六年（春秋絕筆於西前四八一年）。上推四十二年為周敬王六年（西前五一四年），雖在春秋之世，而簡子之卒，則在周定王（一作貞定王）十

一年（西前四五八年），已入戰國二十三年，王孫子徵引其事，且言其諡，必在其卒後。衛靈公卒於魯哀公二年

（西前四九三年），十二年而春秋絕筆，入戰國，王孫子稱其諡，又在卒後。所以嚴可均謂：『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』（編後漢稿王孫子敘），曰徐子，班自注：『宋外黃人。』考史記魏世家：『惠王三十年，使龐涓將而令

太子申爲上將軍，過外黃，外黃徐子謂太子曰：『云云，則亦戰國時人也。』曰周史六弢，班自注：『惠襄之間，或曰顯王時，或曰孔子問焉。』師古曰：『即今之六韜。』沈濤謂即『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師大弢』（漢書藝文志講疏引）之大弢。依班注或曰顯王時，則已至戰國，謂惠襄間，則遠在春秋，謂孔子問焉，並依沈氏，則則

陽之大弢，則又爲孔子之師。則陽在莊子雜篇，莊子外雜篇，除天下篇外，皆非莊子作，乃道家後學所爲，其所

言孔子問焉之人亦多矣，概誣蔑非事實，不得爲據。若以爲今之六韜，則其書出後人依託，前人已備論之。

（宋濂諸子辯，胡應麟四部正誦，姚際恒古今僞書考。）此外曰周政，班自注：『周時法度政教。』曰周法，班自注：

『法天地，立百官。』皆未注作者，其書學亡，諒皆六國時依託。即果周初書，曰周史，曰周政，曰周法，亦所謂政

典而非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。曰晏子，非晏嬰自撰，乃後人采嬰行事而成，已經前人考訂，成爲定讞。（清文編

目，王氏漢志考證，馬氏讀書記，柳宗元讀晏子春秋，宋濂諸子辯，姚際恒古今僞書考，梁章鉅退齋叢書。）雖有孫星衍

（晏子春秋序）顧實（漢書藝文志講疏）之辯護，亦無益也。曰俟子，班無注，王先謙曰：『風俗通有俟子，古賢人著

書』（漢書補註）。即果如風俗通所言，風俗通亦未言爲戰國以前人。曰內業，曰譚言，曰功議，曰儒家言，班

自注並云：『不知作者。』曰李氏春秋，班無注。此五家其書皆亡，無從考其年代。但班氏既言不知作者，

戰國以前書又不見徵引或論述，則蓋亦戰國或戰國以後書。無論如何，無法證明爲春秋或春秋以前書，以推翻戰國以前無私家著作之說也。

道家三十七家：曰劉向說老子，出漢時。曰莊子，曰列子，曰公子牟，曰田子，出戰國時。曰文子，班自注：

『老子弟子，與孔子並時，而稱周平王間，似依託者也。』曰黃帝君臣，班自注：『起六國時，與老子相似也。』曰

雜黃帝，班自注：『六國時賢者所作。』曰力牧，班自注：『六國時所作，託之力牧。』曰孫子，班自注：『六國時。』

曰捷子，班自注：『齊，武帝時說。』王念孫曰：『捷子，六國時人。人表在尸子之後，鄒子之前。』史記作

接子（田宗世家孟荀傳正義說同），注『武帝時說』四字，乃涉下條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（前書雜志）。曰鄭長

者，班自注：『六國時。』則此七家亦出戰國。曰曹羽，班自注：『楚人，武帝時說於齊王。』曰郎中嬰齊，班

自注：『武帝時。』曰道家言，班自注：『近世，不知作者。』曰臣君子，班自注：『蜀人。』考蜀雖見尚書牧

誓，而在春秋戰國除秦司馬錯張儀書議伐之外，與中原之交涉絕渺。至漢通西南夷，始與中國接近。前曹

羽注楚人，在漢時，此曰蜀，疑亦在漢。則四家亦皆漢人書。曰老子鄰氏經傳，班自注：『姓李名耳，鄰氏傳其

學。』曰老子傅氏經說，班自注：『述老子學。』曰老子徐氏經說，班自注：『傳老子。』曰蜎子，班自注：『

老子弟子。』曰關尹子，班自注：『名喜，爲關吏，老子過關，喜去吏而從之。』老子前已考訂卽太史儼，在戰

國時，此四家更在其後。曰黔婁子，班自注：『齊隱士，守道不諂，威王下之。』齊威王之立，依六國表在周安

王二十四年（西前三七八年），爲戰國時，則黔婁子亦必戰國時人。曰周訓，師古曰：『劉向別錄云，人問小書，